

世界少年文学名著

Heart: A School-Boy's Journa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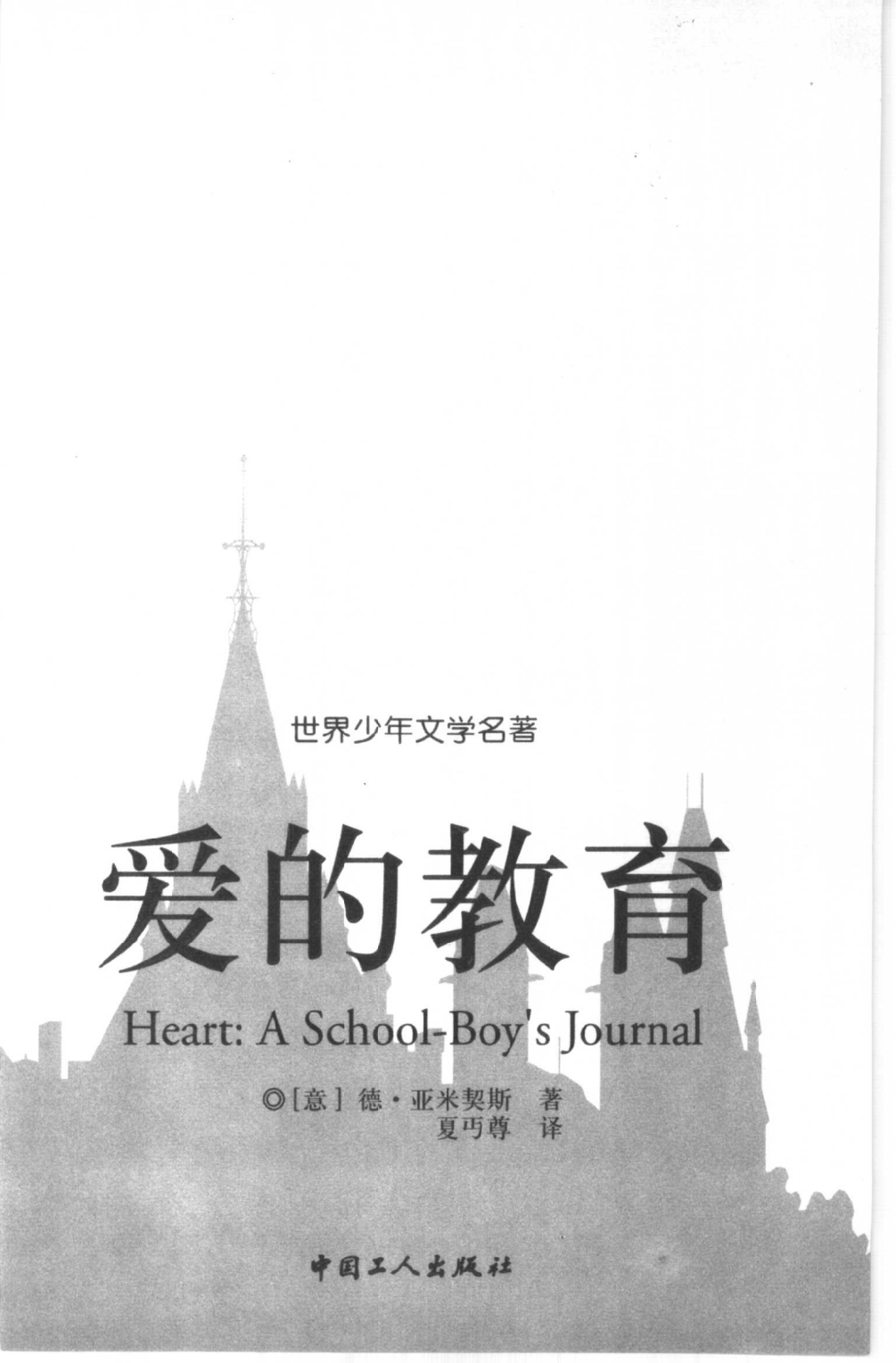
嘉季 吕伟民 主编

爱的教育

●[意] 德·亚米契斯 著
夏丐尊 译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世界少年文学名著

爱的教育

Heart: A School-Boy's Journal

◎[意] 德·亚米契斯 著
夏丏尊 译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教育/(意大利)亚米契斯著;夏丏尊译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1997.7(2004.5重印)

(世界少年文学名著)

ISBN 7—5008—1939—0

I. 爱… II. ①亚… ②夏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日记体小说—意大利—近代 IV. I 546.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4972 号

出版发行:	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:	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邮 编:	100011
电 话:	(010)82075934(编辑室) 62005038(传真)
发行热线:	(010)62005049 62005042
网 址:	http://www.wp-china.com
经 销:	新华书店
印 刷:	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:	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
开 本: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	190 千字
印 张:	9.75
印 数:	5001—12000
定 价:	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《爱的教育》七十年

中国工人出版社打算重印夏先生译的《爱的教育》，根据开明书店的老版本，保留丰先生的全部插图。出版社听说我是夏先生的女婿，又在开明书店当过编辑，特地派人来看我，希望我为这次重印随便写些什么。我说我已经写过一篇了，题目是《挖池塘的比喻》。那是1980年的事，为《爱的教育》的一种新译本写的；现在再写，恐怕仍旧是那几句话。他们说不妨事，如果抽不出时间来重写，就在先前的那一篇上作些必要的改动就可以了。他们如此随和，毫不强人所难，倒教我不好意思回绝了，答应就照他们说的办。送走了客人，我把这篇旧作翻了出来边抄边改，后边几段竟改得面目全非了，只好索性把题目改了，以示区别。话休絮烦，下面就是正文。

《爱的教育》是1923年介绍到我国来的，在《东方杂志》上连载。《东方杂志》是一种供成年人阅读的综合性月刊。1926年，开明书店创办，才出版了有丰先生插图的《爱的教育》单行本，作为《世界少年文学丛刊》的一种。夏先生在《译者序言》中说：他1920年得到了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，当时一边读一边流泪。他说他把自己为



人、为师、为父的态度跟小说里写的相比，惭愧得流下了眼泪；又说小说固然是虚构的，但是他觉得人世间要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才好，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：因而许下愿心，一定要把这部小说译出来，不光为了给孩子们读，还要介绍给孩子们家长和教师读，让所有当父母的、当教师的，都跟他一个样，也流一些惭愧的眼泪和感动的眼泪。他甚至认为，这样做比让孩子们自己读更加切要。如此看来，他把译文先交给当时颇有影响的《东方杂志》发表，不是没有缘故的。

在《译者序言》里，夏先生把办学校比做挖池塘。他说，自前清末年创办学校以来，老在制度上、方法上变来变去，好像挖池塘，有人说方的好，有人说圆的好，不断地改来改去；而池塘要成为池塘必需有水，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反而没有人注意。他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在于感情，必需有爱；而当时的学校，所短缺的正是感情和爱，任凭是方的还是圆的，都成了没有水的池塘，一个个干涸的土坑。夏先生给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，说作者写出了理想的教育境界，就是把学校、家庭、社会，都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，爱的基础上。小说原名《心》，夏先生嫌这个书名不醒豁，不能表明内容，先想改成《感情教育》，最后决定用《爱的教育》。

《爱的教育》的单行本一出版，就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，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种《教育学》和《教育概论》。夏先生在教育界的声望以及他的推崇当然起了作用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当时有许多青年教师迫切要求冲破

封建主义教育的束缚，而这部小说，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模型。好些中学小说把《爱的教育》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书，好些教师认真按照小说中写的来教育自己的学生。我上的那所小学就是这样做的，所有的教师都劲头十足；有一位王志成先生还逐日作教育笔记，后来经过整理，写成一本《爱的教育实施记》，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。

我也当过一年半中学教师。已经是抗日战争后期了，在内地的中学和小学里，体罚仍旧盛行。打手心用细竹鞭，老师一竹鞭下去，学生的手掌上立时肿起一条杠来；当家长的从来没提出过非议，看来毫不心疼。有一回开学，一个长袍马褂的胖子像押囚犯似的把儿子拖进教师休息室，一屁股坐在我的椅子上，指着站在一旁垂下脑袋的儿子呵斥说：“龟儿子再不学好，给我着实往死里打！”他连看也没看我一眼，话可分明是冲着我来的。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《三字经》上写得明明白白，而我偏要往池塘里灌水，暗地里让学生们读《爱的教育》。这股子傻劲，回想起来实在有点儿可笑，可是当时真个抱着扭转局面的希望和雄心。

《爱的教育》曾经这样受欢迎，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，为什么全国一解放就停止再版了呢？批判是沒有的事，也沒有受到过谁的暗示，停止再版是开明书店自己作出的决定，而且不光是《爱的教育》一种。当时紧跟着欢欣鼓舞迎接解放的高潮，马上掀起了争相学习社会主义的高潮，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。在这个大气候



里，解放前出版的图书十之八九几乎无人问津，如果盲目地继续再版，印出来卖给谁呢？对将本就利的老出版业来说，包括商务、中华，这个现实问题是不能不考虑的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：“你跟《爱的教育》关系如此之深，骤然停印，难道不感到惋惜吗？”说老实话，我非但不惋惜，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那时我想，咱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，一切旧的观念都必须抛弃；什么感情教育，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罢了，当然也在抛弃之列。我那时就这样幼稚，幼稚得跟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的“小将”没有多大差别。但是静下心来从另一方面想一想，有了感情和爱，是否一定能把学校办好？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培养什么样的人，才是教育的根本问题。夏先生所作的挖池塘的比喻，看来并不确切。可是有一点，让他给说着了：如果不讲感情不讲爱，学校一定办不好。我所以敢如此肯定，因为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十年中，已经被迫作了全国规模的试验，七斗八斗，斗得教育濒临解体，试验的结果是令人十分痛心的。

也许正因为这样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不由得怀念起《爱的教育》来，他们给出版社写信，陈述自己当年受过的感动，建议把这部小说列入选题。停印了整整三十年的《爱的教育》，终于复活了，又出现在书店的架子上。十多年来至少有五种版本，印数加在一起，可能已经超过了解放前开明的独家经营。受欢迎的程度不减当年而情形有所不同：没听说有哪位教师在照本“实施”，也没在报刊上公布的学生“必读书目”中出现过。我想这样才好。《爱

《爱的教育》七十年

的教育》确实是一部难得的供孩子们阅读的好小说，有些发人深省的章节值得细细咀嚼，可写的究竟是意大利建国初期的现实和理想，如果亦步亦趋地拿来当做样板，那就过了头了。

叶至善

1997年7月9日



译者序言

这书给我以卢梭《爱弥尔》、裴斯泰洛齐《醉人之妻》以上的感动。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，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，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，还深深地感到刺激，不觉眼睛润湿。这不是悲哀的眼泪，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。除了人的资格以外，我在家庭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，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。平日为人为师的态度，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，自己难堪起来，不觉惭愧了流泪。书中叙述亲子之爱，师生之情，朋友之谊，乡国之感，社会之同情，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，虽是幻影，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，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。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。

这书一般被认为有名的儿童读物，但我以为不但儿童应读，实可作为普通的读物。特别地敢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，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。

学校教育到了现在，真空虚极了。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，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，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，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。好像掘池，有人说四方好，有人又说圆形好，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，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，反无人注意。教育上的水是什么？就是情，就

是爱。教育没有了情爱，就成了无水的池，任你四方形也罢，圆形也罢，总逃不了一个空虚。

因了这种种，早想把这书翻译。多忙的结果，延至去年夏季，正想鼓兴开译，不幸我惟一的妹困难产亡了。于是心灰意懒地就仍然延搁起来。既而，心念一转。发了为纪念亡妹而译这书的决心，这才偷闲执笔。在《东方杂志》连载，中途因忙和病，又中断了几次。等全稿告成，已在亡妹周忌后了。

这书原名《考莱》(Coure)，在意大利原语是“心”的意思。原书在一九〇四年已三百版，各国大概都有译本，书名却不一致。我所有的是日译本和英译本，英译本虽仍作《考莱》，下又标《一个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记》几字，日译本改称《爱的学校》(日译本曾见两种，一种名《真心》，忘其译者，我所有的是三浦修吾氏译，名《爱的学校》的)。如用《考莱》原名，在我国不能表出内容，《一个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记》，似不及《爱的学校》来得简单。但因书中所叙述的不但学校，连社会及家庭的情形都有，所以又以己意改名《爱的教育》。这书原是描写情育的，原想用《感情教育》作书名，后来恐与法国佛罗贝尔的小说《感情教育》混同，就弃置了。

译文虽曾对照日英二种译本，勉求忠实，但以儿童读物而论，殊愧未能流利生动，很有须加以推敲的地方。可是遗憾得很，在我现在实已无此功夫和能力，此次重排为单行本时，除草草重读一过，把初刷误植随处改正外，只好静待读者批评了。



爱的教育

《东方杂志》记者胡愈之君，关于本书的出版，曾给予不少的助力；邻人刘熏宇君、朱佩弦君，是本书最初的爱读者，每期稿成即来阅读，为尽校正之劳；封面及插图，是邻人丰子恺君的手笔。都足使我不忘。

1924年10月1日丐尊记于白马湖平屋

原 序

此书特别地奉献给九岁至十三岁的小学生们。

人们也可以这样的题名此书：“一个意大利市立小学三年级学生写的一学年之纪事”——然而我说：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，我不能断定，他就能写成恰如此书所印的一般。他是以自己的能力，慢慢地记录在校内校外之见闻及思想于一册而已。年终他的父亲为之修改，仔细地未改变其思想、并于可能内保留儿子所说的这许多话。四年后儿子入了中学，重读此册，并借自己记忆力所保存的新鲜人物而又添了些材料。

亲爱的孩子们，现在读这书吧，我希望：你们能够满意，而且由此得益！



德·亚米契斯



○《爱的教育》七十年 叶至善 / 1

○译者序言 / 6

○原序 / 9

第一卷 十月

始业日 / 1

我们的先生 / 3

灾难 / 4

格拉勃利亚的小孩 / 6

同窗朋友 / 7

义侠的行为 / 10

我的女先生 / 11

贫民窟 / 13

学校 / 15

少年爱国者（每月例话） / 16

烟囱扫除人 / 18

万灵节 / 20

第二卷 十一月

好友卡隆 / 23

卖炭者与绅士 / 24

弟弟的女先生 / 26
我的母亲 / 28
朋友可莱谛 / 30
校长先生 / 33
兵士 / 35
耐利的保护者 / 37
级长 / 39
少年侦探（每月例话）/ 41
贫民 / 45

第三卷 十二月

商人 / 47
虚荣心 / 49
初雪 / 50
“小石匠” / 52
雪球 / 54
女教师 / 56
负伤者访问 / 57
少年笔耕（每月例话）/ 59
坚忍心 / 67
感恩 / 68

第四卷 一月

助教师 / 71
斯带地的图书室 / 73
铁匠的儿子 / 75
友人的来访 / 77
维多利亚·爱马努爱列王的大葬 / 79

勿兰谛的斥退 / 80
少年鼓手（每月例话） / 82
 爱国 / 89
 嫉妒 / 91
勿兰谛的母亲 / 92
 希望 / 94

第五卷 二 月

 授奖 / 97
 决心 / 99
玩具火车 / 100
 傲慢 / 102
劳动者的负伤 / 104
 囚犯 / 106
爸爸的看护者（每月例话） / 109
 铁工场 / 117
小小的卖艺者 / 119
谢肉节的末日 / 123
 盲孩 / 125
病中的先生 / 131
 街路 / 134

第六卷 三 月

 夜学校 / 137
 相打 / 139
学生的父母 / 141
七十八号的犯人 / 142
 小孩死亡 / 144

三月十四日的前一夜 / 146
奖品授予式 / 148
争闹 / 152
我的姊姊 / 154
洛马格那的血（每月例话） / 156
病床中的“小石匠” / 163
卡华伯爵 / 165

第七卷 四 月

春 / 169
温培尔脱王 / 170
幼儿院 / 175
体操 / 178
父亲的先生 / 181
痊愈 / 191
劳动者中有朋友 / 193
卡隆的母亲 / 194
寇塞贝·马志尼 / 195
少年受勋章（每月例话）…… / 197

第八卷 五 月

畸形儿 / 203
牺牲 / 205
火灾 / 207
六千哩寻母（每月例话） / 211
夏 / 241
诗 / 243
聋哑 / 245